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目錄

錢唐張雲璈仲雅

卷一 賦 碑銘

卷二 傳

卷三 傳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記

卷七 記

卷八 論 說

卷九 議書

卷十 書辨解考

卷十一 跋

卷十二 文疏雜文

簡松草堂文集卷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

石經賦

以五經石碑三體書法爲韻

原夫典籍紛紜圖書覩縷精義爲言彝訓是主實  
賢聖之垂謨乃帝王之前武旣右有而左宜遂括  
今而囊古發龍門之祕黃玉虹流啟鴻寶之藏白  
麟書吐周孔之情思若抽堯舜之羹牆儼睹在成  
中之位原參天並地而居三論不朽之言實并禮  
合樂而爲五然而制惟存乎點漆事先在乎汗青  
豕魚宛轉以成勢科斗錯落而分形雖楮毫之繼

起終縑素之無靈字句錯選點畫零星況測其義  
如煙海之浩浩亦驚其言若河漢之冥冥譌以傳  
譌卽以譌而成信見所未見據所見而難銘幸貞  
珉之永勒爲太學之常經在昔光和初鑄熹平繼  
迹誇美富於宮牆恣雕鏤於山石伯喈書丹而足  
珍堂谿署名而猶赫理豈慮夫鉏鋤事有資乎攷  
覈比之以金泥玉檢無憂土蝕而苔封覆之以廣  
廈深簷何患雨淋而日炙於是昭垂旣久取正在  
茲易如指掌燦若列眉聚遐方之學子來萬衆之  
儒師莫不鬪橋門而壤壤填巷陌之熙熙螭擾龍

騰萃八索九丘之策鸞停鳳泊煥三靈五岳之奇  
意縱橫而凌厲勢磅礴而紛披摹斷碣於斜陽笑  
秦相之罟之石尋崩崖於冷雨等夏王岫嶼之碑  
第字雖若畫體則相參攷之易晦辨之難諳覽隋  
氏之舊志發范史之深談大都在漢之體爲一迨  
魏之字有三其爲古也則鳥若驚鴻蟲如追蠡雙  
飛比翼以俱來尺蠖求伸而未啟一痕輕瞥於林  
端數點欹斜於花底其爲篆也則斜披倒薤露垂  
秋草而成珠卓立懸針尾勁寒蜂而似米真爲史  
籀之工是效李斯之體至於繼彼二篆是爲隸書

程邈刻之而猶在洪适釋之而無餘實爲漢碑之  
始不同魏刻之初中郎用一字而其體相擬張續  
反三隅而其論方摠又何必讀衛恒之傳而信始  
披水經之注而疑祛惜乎晉永嘉毀之而不全魏  
神龜補之而難愜明皇以月令爲首章孟蜀在成  
都而卒業無不經塵土以長埋墮烽煙之浩劫惟  
餘天寶之可珍誰云淳化之足法所以錄金石者  
欲與鄴架三萬而同陳摹碑碣者豈比蘭亭八千  
之在匣也乎

閉門種菜賦 以題爲韻

劉豫州落拓江湖盱衡時勢不鬥心兵翻誇手藝  
一畝之園未荒三版之扉常閉牛釐結而意每成  
閒鴉觜攜而跡因偶憩英雄氣概自畱異日之謀  
老圃生涯匪爲一時之計第見稜稜畦隴漠漠田  
園編籬作徑插棘爲樊似青青而在野更冉冉以  
當門聽春雨之聲繁蓑笠往來如織睹夕陽之影  
散桔槔上下頻翻有託而逃知此中得少佳趣因  
時爲利何昔年不憚其煩入無佳客與俱出僅野  
人相共本畱身於將來豈甘心於無用箸方失後



更成采菲之吟髀盡銷來聊作禦冬之種律以功名之事必有守而能有爲論其韜晦之心在一操而後一縱迨其得益州而西也山川則蹲鴟特饒城郭亦芙蓉如纘跨綿竹爲藩籬藉錦江爲灌溉諸葛魚水之歡關張友昆之愛馬趙盡前鋒之衝麋許皆後車之載于斯之時龍戟萬枝虎賁千隊猛氣激昂雄心慷慨奪曹瞞地下之游魂屈仲謀江東之驕態非種芟夷重開草昧蒟醬流沫以爲珍邛杖削節而相對布織幢花之梭麵擣桃榔之碓沃野自豐雄材共戴猗歟休哉可以繼高光而

雄視百代矣而當尺蠖未伸六鷁乍退芒角都消  
委蛇自晦雖徵瑞于垂桑乃縈情於鋤菜植每自  
耘樂而相顧於世不爭與物無忤非無營心似有  
餘慕襄陽之橘堪同青門之瓜如故莫將貪吝比  
王昴公解之收視彼荒寒擬庾信小園之賦

側理紙賦

以海苔爲紙肌理縱橫爲韻

伊異製之綦工乃文房之所采自截蒲而有方肇  
漚麻而無改光分曉日以流離色颺輕風兮蕩駘  
矧其錫博物則稽古有榮著拾遺則佳名長在宜  
借鐵硯以流輝時傍麟毫而飛彩翻翻霜雪足供  
翰墨於西園疊疊雲霞獨浣波濤於南海觀夫拏  
舟沙岸濯足巖隈牽來翠荇取彼蒼苔舍狗而得  
其精絲絲堪織去溼而就夫燥片片無埃帶石蛙  
之輕花銀波乍翦染鸚螺之餘淚金葉旋裁遂乃  
錫名側理又號陟釐輕光如研軟碧堪椎似敲冰

而彷彿比潑蠟而參差捫之而滑不畱手疊之而賦若融脂蜀郡五千未堪下筆會稽九萬合共吟詩對夜月而披縑秋雲冉冉向東風而春網春浪遲遲是豈蔡倫之能造孰云左伯之堪爲若乃人有匠心古多名紙擷芳草以爲工采奇葩而愈美柔根輕薄而無痕藤角堅凝而如砥喜竹膜之連箱愛麥光之鋪几米元章一池清練灑筠翠而長寒薛校書十幅蠻牋沁桃紅而猶旒縱舉古以擬今終棄彼而取此況其質旣妙其理尤奇碧色初凝帶水香而如澀雪光乍斂入墨瀋而長滋或如

日輪雙珥或如蟾影半規影行行而似亂紋縷縷而頻欹春蚓秋蛇筆常飛而不礙肥環瘦燕痕相傍而先知旣無羨乎鳳尾又何有於魚肌又若玉版無瑕春膏流泚霞彩長舒綾紋欲起入非煙之傳襄舞鳳成行過衍波之宮中春寒如水以相方乎名牋豈有同於凡理有波紋之三折恍習字之兩縱染無煩乎松液養何藉乎芙蓉於是海濱來貢藝苑爭迎對晴牕而開笈敞祕閣而輸籟仗神護於蛟龍猶有蒸雲之氣灑鴻辭於鸞鷺定多擲地之聲宜其涌文瀾而無際掃筆陣而長橫永壓

江南之號獨垂河北之名

室鬼撫掌賦

伯龍太守蟬腹空憐鶉衣徒謂釜有魚鯉廚無鶴  
料家乏儋石之儲鄰絕餘光之照北門之賢者終  
躄東郭之先生誰弔首陽則餓以爲歸泌水則飢  
應難療於是什一將營左右遽召處世無尺寸之  
基布算冀錙銖之妙何以未協人謀先逢鬼笑形  
若見於坐隅聲且聞乎堂窅但覺粲然啟齒迨爾  
轉喉軒渠不止盧胡未休怪局局其方盛問啞啞  
以無由太守正襟而談作色而起爾鬼何來爾笑  
何以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在昔陶朱作相日致千

金功業旣盛心計益深萬人之僮是使四方之貨以臨遊宮豔閎寶井光沈亦有臨邛卓氏食貨爲首地土旣饒憑藉亦厚妙舞自陳清歌爲偶恨文君之鼓琴恥相如之賞酒又有樊重世居湖陽廬舍連畝竹木成行不出門而爲市每興役以無常若乃位近椒房地稱金穴石量珠以爲衡器鎔金而後歛冶聲如霆而遠聞寶氣疑星而夜徹豈僅割殘錦纜之霞擊碎珊瑚之血已哉前身饜飫沒世豪華勢位加乎公室貨賄擬於天家但識盈寧之足樂豈知貧乏之堪嗟凡斯之富爾其是耶不



子是憫而反用爲譁否則兒寬都養匡鼎自傭飽  
糠覈於曲逆障蓋幅於林宗或披榛而坐一室或  
無褐而過三冬沉乎懸磬堪憂販脂徒醜波分鮓  
轍之鱗食在馬醫之口范丹則甑欲生塵原思則  
糲偏爲牖索曼倩之粟而不能作王陽之金而何  
有其貧若此其跡可知爾之在昔亦或如斯然而  
生於我乎無加死於我乎何異宜相憐於同病亦  
各傷其物類何必喔咻見嗤挪揄爲戲請與爾辭  
毋恩吾事太守之語未畢鬼乃張目吐舌輟笑而  
言曰子大夫豈不聞貧者士之常命者數之定天

地不能遂生人之欲聖人不能盡物情之稱顏子所以僅一瓢齊侯所以有千乘國氏盜而宋向招尤周犇賄而車子適孕監河粟可貸莊銅山錢能亡鄧子欲將理勝命與時迹不明其故乃昧所因非敢爲侮未免于嘖問予夙世固是達人雖不學楚令尹之逃富而何庸韓宣子之憂貧幸毋以我之笑逢子之嗔于是復仰天絕纓飄然竟去聘貽卻立不知其處

病樹賦

眞州寓館之庭枇杷一株旣失灌溉又蟲蝕焉枝  
葉零落不花不實傷其似人之不得志於時而有  
是憔悴也因爲賦以寄意其辭曰春和乍拂暖氣  
初經敷華奕奕挺質亭亭天無私以成化物有象  
而呈形桃李固纖穠而阿娜蒲柳亦柔弱而娉婷  
莫不爭誇妍麗遠播芳馨矧枇杷之晚翠與松柏  
而長青宜其發寒葩於北牖垂炎果於中庭乃無  
冬之可款反未秋而先零想其體備四時結當初  
夏似金彈之丸拋愛黃梅之色借蕉應稱子每爭

無核之奇蠟可名兄不致多酸之訝豈石榴之堪  
參并荔枝而少謝惟饑口之流涎遂芳名之增價  
若乃濃柯被路長幹聳檐色龍蔥兮可悅陰霖歷  
兮常添當暑而不知其盛凌寒而無慮乎嚴廣延  
之霜定封條而更碧嶰山之雪應覆樹而彌甜梧  
桐雖千尋而可媿貧簞縱萬个以何嫌何以其狀  
支離其色憔悴乾風搖黃驕陽炙翠瘦影半畱枯  
聲自墜空根築元蠹之堂敗葉篆寒蟲之字欹斜  
危石傍佛脚而孤撐斑駁蒼苔點龍鱗而難篳縱  
偶滋於風露或間發乎芽萌豈鬱鬱其漸茂終蕭

蕭而不榮月照空廊斷春魂而寫影雨零小院含  
冷淚以無聲夫不能媚彼芳華同分蔥蒨曷若堅  
如金石猶見崢嶸或梁雕文杏或角刻丹楹或爲  
爨下之桐鳴琴音古或比椽間之竹長筵材呈或  
杯斝雕鏤獨見良工之苦或棗梨剗刷永留文士  
之英凡此雖未擅當時之美而猶存身後之名奚  
爲拳曲擁腫而不見其死枯槁寂寞而未遂其生  
歎人生其若是恨中心之難平雖集枯而集苑亦  
何慮而何營傷生意之殆盡顧嘉樹而含情類攀  
條之司馬仿作賦於蘭成

張氏亡女墓碣

吾宗友棠孝廉有愛女曰得珠許字同里汪生溥歸有吉日矣女忽中暑疾齮不能語沈頓如夢魘庸醫束手不知所爲七日而逝時嘉慶戊午七月三日也年二十一友棠哭之慟賦詩以志哀將以某月日葬之先塋之旁而以埋幽之辭屬予友棠之言曰女子從人者也本無可表見矧吾女未越梱以內一步舉所謂德容言功者皆人不及知卽知之亦不過一二端盡耳然吾愛之深而不欲死之良以吾女之賢戚黨所稱許貌旣端麗性復明

惠齒初齟卽善誦讀經文咸通大義平昔無疾言  
遽色得吾母及吾夫婦意率較諸弟妹爲先使爲  
汪氏婦必其事舅姑也孝相夫子也順持家政也  
勤且恪家人之宜牖下之奠雜佩之贈旨蓄之御  
當必無貽父母懼者乃容車將迎中道天折使老  
母無以慰高年而汪生不得爲快壻豈非恨事友  
棠之言未竟予愀然而興曰有是哉此謝幼輿所  
爲慟哭於衛叔杜樊川所爲深悲夫長吉者也夫  
才哲之士輩出有不可一世之概而蘭摧璧毀湮  
沒於長煙蔓草之間古今來若此者不知凡幾又

何況一弱女子哉天實爲之而天勿知人或值之  
而人亦勿知適然之氣數而已矣明乎此而女之  
賢自在也友棠之憾亦可以少釋也因卽其言而  
錄之並系以銘

名以珠珠不如忽然棄置泥沙隅一家痛兩家哭  
天之虐更誰告結舌甘心泉下宿天其憐之證仙  
籙



郭晉庵先生墓誌銘

湘潭有敦行不怠之隱君子曰晉庵郭先生嘉慶壬申余初莅潭卽聞其名而欽遲之明年其嗣君琛舉於鄉又明年成進士余始獲交先生父子修士相見禮先生蒼顏華髮揚衡含笑望而識爲有道之典型今年秋先生病且歿諸孤將謀窆窆而預以埋幽之文屬余余何足以重先生惟先生爲一鄉之望余適承乏是邦冀得藉先生以傳其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連選字廷舉晉庵其自號也本姓郭原籍江西始祖繼仲公明永樂初遷於

潭十四傳父國輔公奉祖母陳命出撫汪氏爲舅  
祖永忠公後永忠公亦由陳而入汪者遂世爲汪  
姓八歲時母羅孺人卒辟踊如成人就外傳聰穎  
絕倫及長佐國輔公理家政一切怙妄如置器嚴  
君倚之爲左右手遂援例入太學棄舉子業國輔  
公得以優游晚歲皆先生先意承志無違色養也  
先生治家以儉身不御紈綺非祭不殺然於義所  
當爲雖重費不吝友人某負先生逋不能償遂以  
田抵數年後田值倍於昔先生返其田令別售某  
終身感之某歿仍周卹其子女爲之殯葬代嫁其

女孫璨登賢書宗祠中例得斂金爲賀先生以大  
宗嫡嗣某未娶餽口沅江爲佃田以招其歸卽以  
賀金爲某娶族人以爲難於公事仔肩尤力辛酉  
歲歛邑宰勸捐減糶知先生之可託也以三十都  
委之先生毅然自任日具酒食延都之公正者數  
人相與鉤稽考覈晨則赴厥夜則校簿終其役不  
以勞瘁辭里中帖然董昭潭書院者六年育嬰堂  
事三年他人不免挪移惟先生不虧毫黍有不足  
以已貲償後雖有矢公慎者皆以爲不及也同產  
祇一姊適邵少寡無所依迎歸養之二十年邑有

喪不能舉者七家有不能嫁娶者四家有夫婦迫於飢寒思相離者五家先生一一爲之籌畫咸俾得所凡所張弛大率類是以故鄉里懃服雖頑夫僂子靡不父事師承異音同歎先生趨善益如水赴壑輕財重義之事不可枚舉璨獲雋初謁主司謂曰子之文已不錄然心未能忍再閱則見其佳置之副又閱則大佳遂入彀焉子家其有陰德故始晦而終顯歟璨唯唯謝嗚呼雖文章遇合有時實先生有以致之故璨之科名如拾芥如摘領髭積善之慶後昆之裕良有以也念本宗郭氏久絕

而永忠公又無傳爰命璨請於部以已與璨歸郭仍以次子琪琳承汪兩家先靈庶以妥侑時論躋之後格於例遂悉歸郭氏今璨尙稱郭汪不忘先志也所惜先生之齒於古未稀璨方以科第起家祿養正未有艾而遽歸道山未竟其報宜璨之抱恨終天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也生乾隆己巳 月

日 歿嘉慶丙子 月 日 享年六十有八元配

彭例贈孺人先先生五年卒繼配彭子四長璨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候選知縣娶吳氏次珩早卒次琪娶王氏次琳未聘女子三皆原配出孫三如瀚

如岱如嶺孫女四長適羅皆璨出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善之小善一身善之廣善及人雖所施僅里  
聞而已知其能被天下之仁先生之志豈猶未申  
人之信之視此貞珉

黔江縣知縣李石浦先生墓誌銘

湘潭李石浦先生葬有年矣而埋幽之文未具予來宰是邦與嗣君鏡潭爲通家之好嘗以誌銘屬予諾之而未果也會修邑志傳之入政績門戊寅秋乞病將歸懼無以踐宿諾乃綜其大略而誌之今夫讀書之士起家科第不能迴翔

禁近爲

文學侍從之班又不克觀政尙書曹無寧綰章紆綬得百里之地而尹之知民間之疾苦凡所設施皆得而張弛焉一邑之人咸仰其意旨士至此豈得謂未行其志哉人之言牧令者大都以才而不

以德不知才本於德而非別有所爲才也興一利  
除一弊才之所見端卽德之所從出離德不可以  
言才而去才亦無以見德二者固相需而成者也  
今之言才者非才也竭逢迎以事上官張刑罰以  
待百姓風馳電掣號令數更而終於民事何裨此  
才吏之所謂才而非循吏之所謂才也才吏之才  
炫乎人循吏之才盡乎已才也而德在其中矣于  
何徵之徵之於石浦先生之爲政先生以激浦教  
諭秩滿薦授四川黔江令下車卽大書天理良心  
四字榜諸聽事之堂川省囑匪嘯聚先生嚴禁約



繕守備匪憚之無敢闌入境有壩場山洞險惡深  
四十里連兩省爲荏苒藪往往不測一日查保甲  
溪行見一履浮水心疑之復於下流見斷足一支  
隨按石巖得其屍後廉知死者爲費某偵賊得其  
寶遂親率吏卒冒險入洞擒首賊陳朋一鞠而伏  
時驚爲神明大府疑多人欲窮治之讞屢駁先生  
力陳正兇止陳朋一人獄成勞無株連川楚居人  
爭甌脫之地兩省官會勘駐黔江之沙子場供張  
匱乏或議借常平社倉穀先生堅持不可曰損公  
以濟私何可以訓支詘力辨而民不知擾攝秀山

苗民與江西賈有違言聚門至數千人勢洶洶先生單騎往諭苗人素懷德望風而定其時微先生事幾殆在官所行率多類此平時不矜驕不畏蒞不爲谿刻之行誠誠懇懇悉以情理爲準不知者或以才目之知者咸歎其德之入人深也至今黔江聽事堂所榜人皆謂惟李使君能於此四字無媿權忠州治如黔江將題授遽引疾歸家居置墓田規義山周戚族之惡而於公事尤傾囊無吝幼失恃封公天交公喜施予家因之落先生藉束脩以奉旨甘而門下士亦得其造就連得氣以去人

爭延之任嘉禾澹浦兩學博在澹兼主講瀘峯一時人文稱盛致仕後尙閉門課讀一編自娛不預外事好學蓋性成也先生諱光甲字東曉石浦其自號又號暘谷乾隆丙子舉人知四川黔江縣庚子充同考官以嘉慶己巳八月卒年八十有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元配劉繼配胡封孺人皆先卒葬邑之六都谷家灣蛇形山之陽胡孺人祔焉子三長鏡潭癸酉舉人卽予分校所得士也其次皆早卒女一適丁卯舉人候選知縣蔡銓皆胡孺人出孫曾十餘人

銘曰德爲才統才以德重乃才德之兼而仍未竟  
其用黔江之民至今爲誦晚歸江湖煙霞是娛吾  
將繼其武焉而不啻與古爲徒嗚呼

候補治中竹軒單君墓誌銘

君姓單諱渠字潔延竹軒其自號也單氏固周室卿士成王封蔑於單故爲單氏其後繁衍散在天  
下元明間有敬一者始占籍蕭然山下是爲君之  
始祖遂世爲蕭山人子道洪武間上書改魚鱗冊  
爲四柱稱旨詔爲定式又勅造牛車運水之法天  
下便之二事載在省志十三傳而至君考叔則公  
諱如楷爲東諸侯客羔雁之來不脛而走以君弟  
灋貴 誥封中議大夫江南徐州道配胡太淑  
人生丈夫子五君其仲也早歲補弟子員弱冠卽

橐筆遊公卿間精申韓之學而持以平往往平反  
大獄聲稱藉甚天下無不知有小單先生者蓋繼  
君考而有是稱也歷在山左皖城吳門白下各幕  
府垂三十年如康茂園河帥汪稼門制府奇麗川  
中丞馬朗山制府長牧庵相國陳東浦方伯熊謙  
山侍郎皆賓主最久相契重興除利弊恒恃君爲  
轉移言無不從政無不舉以故諸巨公外施民惠  
內結主知天下同聲稱賢督撫監司皆君贊  
襄之力也以議敘得兩淮鹽運判官累權南北監  
掣事勘丈沙地清釐積案所至有聲癸亥冬有轉

餉四川之役君弟潼適膺是選時方抱恙疲劬又當軍興之際道路崎嶇君慮弟之不克任此也又不敢蹈規避之愆乃毅然請行以代弟上游義之水陸萬餘里備嘗艱苦人以爲難兩淮鹽志不修閭四十餘年矣嵯使佶公山欲舉其事而節經費乃分官商二局商任自爲官則派員分司其事以君爲總纂奏限二年君嘗陳其不便嵯使不聽子時方自楚歸君相邀佐理而私謂子曰此書恐未易猝辦也屆期果費鉅而書不成復奏展一年今中丞曾賓谷先生時爲都轉廉其實乃悉反舊議

以君與總校宓君惟欽司局事而別延子與王博  
士芑孫合官商而專其成君與子意見脗合有請  
於都轉無掣其肘者半年而功竣人始服君先見  
將內遷治中以胡太淑人春秋高陳情乞養寓於  
吳奉晨昏者十餘年忽右足不良於行然無他苦  
去年冬予自湘潭告歸道出吳門訪君於金獅巷  
寓第見君陽氣滿大宅意氣言論無減平時今年  
四月予往揚州約歸時再晤比歸而君先一月長  
逝矣實嘉慶己卯閏四月八日也年六十有八予  
在志局三年晨夕與君見知君槃槃大才大府有



束手事必屬君而君從容料理若不知其難者喜吟詠蜀中之行懷今弔古橐束如筍君雖名滿天下實未竟其用大受而小知識者惜之且太淑人在養白華之職未終尤君之沒而猶視者也元配何恭人早卒繼岑恭人造室四子十女六孫四諸公子官近省者多易簪環侍不少一人咸謂君福德所致云當往蜀也有婁君惟善與偕一日宿華陰婁夢遊廟中見一僧趺坐諦視之君也心訝焉恍惚間見几上一偈有願同舍利子一百八回圓之句憬然而寤以告君君笑曰此往返程期之數

也後果然彼佛氏所云夙根之具者其信然歟孤  
子鴻圖等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本邑張皇封尖  
之陽而先期來乞銘予不獲辭銘曰

天驥之才蹠躐千里乃其展足及半已止又如五  
石瓠而受一石水君之年未中壽君之賢未蒙佑  
我交于君心實相傾十年縞紵僅視此銘不爲虛  
辭不務美名吾以用吾情

河南布政使諸公墓誌銘

國家分職授官得人綦重

聖天子臨軒策命督撫監司大員畀之重任或數年而遷或數月而遷雖久暫不同皆在

帝心之簡人與地宜非偶然也未有起家牧令致位兩司不越其省跬步如我方伯諸公者非 朝廷委任之重閭閻被澤之深何能專且久若是公服官三十年積勞成疾以 恩重不敢引遘後以微罪行家居七年而沒其孤太守嘉杏等既請於章桐門相國爲埋幽之文復以外碑屬雲璈自惟

名位未稱且不文既辭不獲命謹述其大者一二以附家乘焉按狀公姓諸氏諱以謙字撝堂別字初庵先世籍餘姚明嘉靖間遷於杭遂世爲仁和人曾祖朝棟祖三省父克咸三世考妣皆以公貴贈如其階公弱冠補弟子員第一年二十八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方就銓丁父憂歸服闋後隨選授河南廬氏令此公筮仕之初卽豫民蒙恩之始也自是而太守而觀察而廉使而方伯扶搖直上和風甘雨徧滿三河河南之民視公如家督公亦安此邦如故鄉融融洩洩情洽上下

睿皇帝知百姓之戀公也屢擢官以酬匪躬之忱  
不易地以慰蒼生之望故禮曹未補仍畱河南知  
府臬使被議仍授河南糧道並有州縣官當以方  
積劉清諸以謙林嵐爲法之論 恩綸稠疊中外  
榮之公亦竭翬翬之誠矢勤矢慎不自知身之勞  
而神之瘁也當由盧氏而牧信陽也適湖北逆匪  
起孝感之吳家砦實偪信陽公多方籌備民恃以  
無恐女賊齊王氏由襄陽入豫將入秦大府知公  
能奏擢知陝州以禦之所屬盧氏當其衝居民洵  
懼公乘驛而至民見舊使君如慈父母皆懽躍人

心遂定縣城不完公倉猝命鑲塼城於土城裏晝  
夜巡守賊望雉堞森然無敢近從他道去又明年  
楚匪張漢潮自秦竄回武陟令林公嵐猝過於橫  
澗川賊恃衆遮戰公在盧聞之會天暝率敢死士  
二百人列炬鼓譟而至大呼大兵來譁鉅震山谷  
賊駭遯是日微公林幾殆庚申丁金太夫人憂釋  
服仍赴豫奉 旨加道銜授知南陽府調開封  
乙丑擢陝汝道丁卯晉按察使 陛見 命謁  
裕陵尤 異數也左遷糧鹽道再陞按察  
使擢布政使旋以屬吏牽控事落職時

上方以督撫待公人咸惜之而公適符遂初之願無幾微見於顏面還山養疴先是已患風旣歸漸劇手足不仁卒至不起實道光元年辛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七公當官惠政不可枚舉生平無嗜好不設城府遇公事勤懇懇懇深自刻勵而不苛人以難故人樂爲用事有棘手者多以煩公而公從容料簡若平地置器前後督撫倚如左右手及其去皆憊惘失志豫之民更如嚴風烈日中一旦亡蓋障而無所覆被也嗚呼雖古名臣豈是過哉先娶于金繼應皆先公卒累贈夫人

遷室唐以子階封宜人亦先卒子二嘉杏湖南永  
順府知府應夫人出嘉厚詹事府主簿唐宜人出  
後於叔父女一孫五孫女三將以某年月日合窆  
於靈隱山之麓銘曰

天生偉人非尋常天之生之惠四方一方獨被愷  
澤長推於天下施彌彰不爲繭絲爲保障公之宦  
蹟風雲翔公之襟懷皎日光公之政事兼戎行公  
之起伏人所望人沐公德幾若忘惟我

聖主廉其詳好官每憶宣城羊天風小劫吹滄桑  
拂衣歸臥湖山旁無端懣溷生中央和緩束手醫



無良公德河水同洋洋朱邑之祀應桐鄉

總督銜湖北巡撫汪勤儉公墓誌銘

勤儉公師薨後二十八年其受業弟子張雲璈始克讀公年譜公子比部農所輯也與所聞於戚黨者合雲璈於嘉慶丁卯初令湖南每入廉使署聽轅門鼓角追維絳帳音容低徊慨慕以公嘗權臬是邦也葬後薶幽之文闕如比部以屬雲璈憶雲璈從公授經才七齡公敷歷中外疊任封圻門生故吏徧天下不以誣諉而獨命一名位卑微之門下士烏足以勝任哉然旣附朱藍又添婚姻之重雖不文其敢辭按狀公姓汪氏諱新字又新號芍

陂世籍休寧自唐越國公華以來支派繁衍六十  
五世祖諱漢有長者行子七分七支公爲承奉支  
諱體仁公後高祖同陽公諱洪信始占籍錢唐爲  
學官弟子曾祖憺漪公諱淇亦入錢庠祖暘生公  
諱霽考子敬公諱惟寧三代皆以公貴封如其階  
子敬公生子三公其季也生有異兆乾隆戊辰公  
年二十二始受知於學使者于文襄公敏中入仁  
和學壬申以五經中式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庚辰  
授編修壬午典廣東試甲申授雲南道御史戊子  
轉禮科給事中己丑轉戶科公之爲言官也疏累

上名言讜論皆切時弊不爲空言雖有行有不行一奏出人皆傳誦向例地方武職止有盜案四參而命案無緝兇處分事不畫一公有請文武一體緝兇一疏文武官銓選時親老改近此通例也惟文職服官久親年已符如陞調遠省只許終養不準呈改與武職異公又請文武一例隨時改近一疏至今人皆得及時祿養賴此奏也京倉土米各城領歸別貯止招貧民零星糶買不得售米販此五城土米定例也時頗形窒礙公以土米粒細土多小民力食不足以飽以是買者寥寥官慮繳價

自和正金三集  
遲延仍不免私交販戶不若販戶可取淨米驛售  
餘與糖醋各坊此米販能之而貧民所不能也故  
有明招米販盡數發糶一疏且請令倉場衙門徑  
招承買不必轉發司坊以免吏胥勒索此尤防弊  
之大者又奏申嚴服用等威又參崇文門稅務皆  
有關於世道人心疏繁不勝載庚寅 恩科以戶  
科給事副曹少宰秀先典試江南冬接任福建學  
政抑關通拔寒峻人文蔚起凡所供張試畢先令  
州縣領歸然後啟行至今人稱之辛卯畱任疏奏  
福建漳泉二府濱臨海洋族衆民頑易於滋事一

姓中設有房長族長大半文武生監爲之不肖之徒往往指揮械鬥主謀訐訟不幸而成重案泉之晉江安溪同安漳之龍溪漳浦平和詔安尤甚全賴教職年壯才明畱心整飭請改此七學教職爲調缺學臣按試各學時察其勝任之員移送督撫調驗咨部尤見公防微杜漸有裨政體甲午復命仍任戶科乙未授湖南衡永郴桂道旋署按察使己亥擢四川按察使未行調廣東明年正月署布政使四月回任獲巨盜胡友南等五十餘人於香山海口菱塘沙灣亦多積匪大率春出秋歸公

請於督撫按時捕之庶蹤跡易獲督撫皆以爲然

六月入都祝

釐未

陛辭巡撫李公湖下車

獲菱塘盜梁亞香等以公未舉行請

旨革職

公略不申辨李公後見前稟悔之辛丑三月授甘

肅平慶道值薩拉爾回民蘇阿洪滋事公兼程馳

至涇州不得進州牧請暫畱公不可冒險前行隨

役皆回民左右危之公激以天良禍福回役咸感

悟轉相告語固原狄道一帶賴以寧謐十二月奉

按察湖北之命明年四月擢山西布政使旋以

湖北命案失出降調赴部

特旨記名以稟使

用五月擢湖南按察使途次調甘肅乙巳正月擢  
貴州布政使七年中四護巡撫事壬子正月調湖  
北布政使湖南鎮筵苗匪叛逆大兵會勦統師福  
公檄湖北協辦軍需公獨任其事明年擢安徽巡  
撫以湖南軍務未畢奏請畱辦軍需仍攝布政使  
事嘉慶元年丙辰調任湖北巡撫丁巳以督勦教  
匪功加總督銜時軍務倥傯夜以繼日閱文牘常  
至丁夜一夕忽暴下不止翌日遽薨實戊午四月  
初二日在襄陽行署也年七十三公撫楚三年功  
最鉅勞亦最甚其在荊州也枝江宜都民人糾衆



滋擾宜昌長樂長陽亦如之公以枝江爲全楚扼  
要深籌捍禦調兵調餉調火器晝夜巡緝獲犯鮑  
么斬以徇當陽失守荆之滿兵悉調鎮筸援兵不  
繼公團練鄉勇進守河溶并護萬城隄獲奸細羅  
占英羅孔章斬以徇又生擒教首汪學周及從犯  
男婦等十五名按獲木印經卷斬汪學周九人以  
徇又獲當陽奸役楊在升熊占元熊禮見三人又  
獲逆賊梁應常屈廷桂等五人皆磔之以功  
賜孔雀翎隨移駐河溶按獲逆匪龔華等三人斬  
以徇又有龍國華張起鳳羅仕將等假難民圖劫

火藥局爲在城賊聲援獲之亦斬以徇餘奸細及  
潰竄之賊悉殲除無漏網者其在襄陽也擒殺尤  
力駢誅乘危劫掠之亂民周大萬等二十五人皆  
得 旨嘉獎并 賜上方珍物又搜捕潛匪汪  
世貴二百七十七人於黃龍璫分別斬梟以沙市  
隄潰再赴荊州逆匪復由四川雲陽竄近楚省大  
夥由歸州龔家橋突撲興山荆屬之江陵石首監  
利等縣濱臨大江宵小乘機肆劫公獲盜匪熊作  
敖等三十三人於沿江梟示先是教匪日滋蔓全  
省震動當事者未嘗入告公憂之首疏實在情形

并請發吉林索倫兵三千時相國王文端公杰在  
內閣見公奏寓書稱服焉二年冬奉 命會

勦歸州之終報寨公隨兵止六十人元戎額制府  
福率勁旅至賊據山屯聚四面峭壁多儲糧以老  
我師仰攻無所用力制府又去而往川公懸重賞  
得死士又鄉勇中有麻升李貴者善緣從山後微  
徑捫蘿潛上大衆隨之鼓譟直前山下譁鉞以應  
賊出不意不能下遞皆束手就縛生擒逆首覃加  
耀頭目張正朝等一百六人分別解京正法戮墮  
崖者屍是時微公謀師幾無功川匪又由大寧入

巴東界公會提督文圖堵擊復馳至襄陽時勞瘁  
已不可支故虛中暴下一病不起疾革時猶數問  
馬亮來未馬亮者游擊公令帶兵赴宜城鍾祥者  
也嗚呼雖古名帥何以加茲昌黎所云天資忠孝  
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宜者也靈舟自  
襄陽過武昌沿流紳士軍民焚香酌酒皆舉音以  
過喪 上聞震悼 賜祭葬 賜諡平時清  
儉慈惠善用人故人皆効命至於重故交勵人才  
卹宗族在人口者未易更僕數也先娶吳夫人三  
年而卒繼方夫人皆封一品方夫人博學工詩精

楷法有在璞堂彙行世學者相稱爲芷齋先生者  
也才而賢所以佐公者無不至語在吳司成錫麒  
所爲傳後公十年而沒年八十一子一農方夫人  
出丙午 欽賜舉人 恩蔭生兵部職方司員外  
郎女三孫六其長已卒孫女七其一字雲璈第四  
子昀曾孫三公於嘉慶四年與吳夫人合窆於西  
溪畱下大安樂山之原方夫人之卒也以公葬久  
不敢啟其封遺命葬公墓之左偏禮也銘曰  
公本一書生而將十萬兵公自有遺彙更讀諫垣  
草公之經濟驄馬繡衣公之功業干戈鼓鞞猱  
猱

封狼獾肆毒節鉞所臨魚沸獸蹙倚公保障圓  
首橫目賴公門戶三秦全蜀窮山大澤罔不親巡  
故楚氛之靖正及當公之身惜全孽埽蕩而公不  
復見已事之竣公之行事不勝僂指約舉其大已  
復累紙嶽嶽我公應載 國史豈意今日之垂涕  
而銘公者乃七十年前負笈之稚子

徐母汪安人耐葬誌

誌耐葬者何誌其志也何志乎爾誌汪安人之志也間嘗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古今之大義凜焉然而故里之思庭闈之戀有終其身抱竹竿淇水之思者亦人情也且生時事舅姑扶之以杖履奉之以旨甘蓋未嘗一日相離及沒而葬丘隴之隔或數十里或數百里雲物淒迷川原阻靈而有知能無凌風而怨恫也乎汪安人每盡傷之齋其志諄諄然於殮殍之餘其亦可哀也已安人新安望族世居錢唐爲德清徐則山參軍德配相莊

垂三十年一旦寢疾將沒謂則山曰兩世窀窆竝  
在錢唐我死將祔葬其側旣得事先人於冥冥之  
中兼以老母年高未克終侍吾安體魄於故土魂  
氣所之陰依北堂而定省此夙願也君其許之死  
且不朽則山重其意弗忍違嗟乎安人之孝未嘗  
以生死乖則山之義亦不以生死異孝且義其爲  
志也大矣所以誌也按狀安人爲封公瞿甫先生  
女母程恭人絕愛憐之年十九歸則山時君舅柳  
州公方宦京邸婦容婦德內外無間言庚申柳州  
公出守奉其君姑趙恭人隨侍粵西柳州公事旁



午中間一攝平樂四權觀察內署凌雜惟趙恭人  
與安人是賴丁卯柳州公卒於任歸不二年趙恭  
人旋棄養盡哀盡禮中饋獨支安人心力自此瘁  
矣難于嗣則山姬侍皆無出遂以從子紹爲之後  
聘汪氏卽安人從姪女方謀娶遽以丙子七月不  
起不及受棗脩之贄其沒而猶視者與今紹已舉  
子亦足慰已卒年僅四十有九丁丑十一月祔葬  
於挂勝山祖塋則山亦預爲生壙慰安人同穴之  
志也則山造室陳氏等之葬卽祔于女君亦安人  
之志所許也窆石未陷遣紹來乞余誌余戚黨也

書其所能詳者內言不出止此而已而其志爲不可沒也道光紀元辛巳十有一月四日

簡松草堂文集卷一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二

錢唐張雲璈仲雅

陶女傳

女陶氏名仁字斯至吳縣人父起元有二女仁其次也幼讀書通大義許字無錫嵇文棟予婦兄晴軒侍讀子也未委禽而文棟沒訃至於陶父母愛其女匿不以告然賢淑素著任蹇修者踵至漸徹於閨閣女雖覺而意殊無他若安之者惟手自繪六十四卦圖懸於臥室中人莫測其意時乾隆乙未長至前一日也由是遂病撤膏沐減飲饍日就

疋飢寢興不常父母知其故微辭慰諭女無一言  
至明年正月四日正符卦數西向端坐而逝年十  
五嗚呼奇矣哉今夫易之爲書也上經首自乾坤  
有天尊地卑之位焉下經起於咸恒有相與從一  
之義焉而且家人之利在女貞小畜之凶在月望  
歸妹之義娣袂偏良旣濟之占婦弟無逐泰之五  
而有祉自吉睽之彖而其志可通綜厥全旨往往  
於夫婦出處之際三致意焉女其深明乎經術而  
特以大易示人者歟不然何畫象刻期去來了了  
如此也辛丑冬晴軒給假歸葬距女之沒已六載

起元以其小像來請晴軒題辭晴軒以示予見其  
正據案作畫卦狀眉睫間隱隱含幽怨之態想其  
數十日中不知若何結轡竟至於死也亦大可哀  
也已夫易惟理與數以言乎理歟當畫卦之日正  
純陰將盡之候從此一陽漸長更六十餘日則近  
驚蟄萬物皆有向榮之意女於此剝極而復二姓  
再締百年可偕不得謂非婚姻之正而何以遽終  
於斯也以言乎數歟女平居未通君平季主之學  
乃一布算時日不爽類乎前知者果爾則先幾之  
兆女應早見之而必待於此日抑又何也是皆不

可得而明者矣。晴軒曰：子曷爲我傳之？予曰：諾於  
是乎書。

論曰：傳女者，先有吾鄉金少宗伯題曰「貞女竊謂  
貞之」云者，必有守義之事蹟，必有靡他之誓言，如  
是終其身而不變，則可顯然稱之曰「貞」。若陶女者，  
齋志以沒事，未分明女，方不求諒於人，而遽以貞  
加之，恐女之所不受也。予但題曰「陶女繫於父母」  
以爲稱固女之本志云。

梁孝廉小傳

梁孝廉履繩字處素號夫庵領乾隆戊申鄉薦相國舅氏文莊公之孫少司空沖泉表兄仲子也爲人和易無疾言厲色又誠謹重然諾不輕爲人謀事謀則必要其成雖生富貴泊無嗜好惟銳意經史屢躓棘闈四十外始一當又數年以營司空公葬勞疾遽卒年僅四十六戚黨咸惜之與予最密哭之五古一百二十韻嗚呼薤玉樹於土中何次道所爲傷心於庾文康也詩才清拔年纔終賈已句錘字鍊有老宿所不能到者全藁已自定清本

後專攻經史詩不多作筆亦少退生平同征南之癖嘗治左氏傳約有六門一曰廣傳取諸子雜家之與傳相表裏者以補左氏一曰補釋采諸書以廣杜注之未備一曰考異有石經考異有羣書考異一曰駁證按采諸書及師友緒論駁杜氏偏執之處一曰古音一曰臆說統名之曰左通未竟其業而沒今檢補釋考異已有定本廣傳駁證止存底藁古音臆說有錄無書良可深惜今嗣君久竹已登賢書予屬其取已成者彙而梓之其未成者存其目至藁中尙有未詳之處可補則補之不能



補亦從闕如庶不沒其苦心至詩更不煩摭拾也  
然至今遠遁未果同時難兄諫庵明經亦攻腐遷  
据經傳以駁乖違參荀班以究同異成史記志疑  
三十六卷又有人表考元號略瞥記諸書皆次第  
梓行而孝廉硜硜一編齋志以瞑迄今十餘年尙  
未問劖劘雖其嗣所當力任抑亦乃兄之責也孝  
廉沒後或有夢見之者云常往來孤山間噫冥冥  
之事不可得而知矣孝廉有病起句云怯風如退  
葉露骨比秋山可以想見其人嘉慶丙寅六月

太學金君家傳

平昔無聲氣之應無縞紵之歡徒以友朋一言遽申之以婚姻重之以膠漆而人不以輕託爲嫌者蓋道義之交信之者真也予滯韓江二十年視故鄉如逆旅親舊而外不復能相知已酉秋寓西湖葛林園有女及笄方擇配故桐廬司訓仇君一鷗吾石友也爲予言金君枕山行誼之醇經濟之大爲同里所不數覲其郎君賢方求繼室故來任蹇修一鷗於人無恕辭無溢美其言可信信一鷗因信金君旣締姻所得於君者悉如一鷗言於是恨

相見晚而兩人之交日篤豈意不數年而忽抱人  
琴之痛也今年夏其孤丙等以書來將以八月舉  
君之喪而丙予爲傳以附家乘按君姓金氏諱應  
鵠字運蒼號枕山系出漢程侯世居休寧爲望族  
明季遷於杭曾祖龍翔公知福建興化府有政聲  
祖煥文公考覲宸公皆隱德不耀覲宸公有丈夫  
子五人君次居三陳太孺人出也幼業儒性敏逾  
弱冠而孤兩兄早世諸弟弱家貧無以立乃改儒  
而吏入都轉署爲掾凡禹筮之出入牢盆之利弊  
與夫熬波飛雪之贏縮消長無不洞悉原委而又

言論足以達之老於掾署者咸歎勿如以故言於公無不信先後都轉使皆倚之青浦徐公尤企重每謂宏羊之任其能劉晏之擅其利金君一以心計精之雖處以極右目爲敢往不是過也故晉謁問獨見禮遇比於漢孫寶之於侯文魏薛悌之於陳矯人亦不以此忌之後援例入太學將復理儒業而繁於食指家計凌雜不能專意遂悉力於磋商然長筵廣坐縱言至於經史皆能尙論古人飲酒賦詩娓娓不倦又精識音律有誤必顧神解蓋夙成也自以讀書未就督子弟極嚴季弟凌滄暨

兩郎君皆先後補弟子員壬子秋長君潤生登賢  
書卽予壻也至是而君始一慰焉性極孝友丁父  
艱哀毀逾禮侍養陳太孺人無不至仲兄卒時已  
析產君奉邱嫂至其家以潤生爲之後伯兄之子  
亦早卒君厚卹其孀謀所以爲嗣者其餘弟妹之  
婚嫁宗黨之衣食無不賴君以辦先塋久未卜吉  
君往來營度重趼不遑自祖父而下十椽次第畢  
葬爲圖說以紀之君自此亦精青烏之學親故中  
貧不能安窀穸者君皆捐貲以助錢陳吳董諸家  
尤在人耳目稱高義者至於今弗衰其在嗇業也

同業事有未盡善者悉心指示不存秦越之見事  
賴以濟有公議皆諮而後行上游廉知君將引用  
而君不欲乾隆五十八年春

天子以浙鹺積弊特改鹽法道爲鹽運使調山東  
鹽運使長白阿公林保來蒞其任君知公多宏謀  
乃條上重帑節費十七事公激賞之卽命君總杭  
所事所陳一一施行小大倚重君感知已一切盡  
心力而爲之積勞成疾遽至不起實五十九年三  
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大吏悼惜戚黨而外咸  
共雪涕則君之生平概可見矣間嘗肝衡而言士

大夫有名位足以行其權有財力足以赴其事而中或歛然則以仁義之量未充而公私之見不審也君名不挂朝籍家不逾中人乃其設施有勢位富厚所難能者嗚呼是可傳也已

論曰君之沒也人多以未竟其才爲惜紹興過鹽之所曰新壩內河外江壩內良田鱗次夏秋常苦旱君議建涵洞啟放江水以溉田白於運使阿公公卽命君度其地將舉行而君卽世事遂寢又貢院號舍經雨則泥深沒踝君剗議捐貲欲盡贖以石亦未及施行皆君生平憾事而年未下壽且使

垂白慈親望九京而倚門也以故沒而猶視云



楊孺人傳

嘉慶三年仲春之杪有急足來揚州寓館手稭君  
洪誼書知喪其繼配楊孺人洪誼之言曰吾少孤  
露惟老母是依而前婦早世所賴左右就養以助  
予不逮吾婦之力爲多不幸又死子其爲我傳之  
以慰吾婦子忝葭莩久熟聞其賢德事可徵信宜  
無所辭孺人姓楊氏爲梁溪望族父賚臣公考授  
州同知妣鄒安人同產十人孺人次居五幼沈靜  
識大體不苟訾笑讀孝經內則諸書能通其義早  
失怙恃依兄嫂以居嘗言吾不逮事父母今以事

父母者事兄嫂卽事父母之道聞者敬其言而悲其志也洪誼先娶於華一年而哀絃中斷繼孺人年十九時舅璫堂公已先沒於湖北廉使任姑薛恭人性端嚴家政井井孺人稟意承志先後宛若間獨得堂上歡兄公萬資筮仕河東病歸不久卒薛恭人盡傷成疾旋患偏廢動必需人時兄弟久析居孺人奉恭人至其室扶持抑搔手調羹口嘗藥時或增劇則衣不解帶者靡晝夜不懈益虔無間寒暑至於今一十八載見者以爲難姒華安人沒幼子文灝甫八齡臨終以爲託孺人翼之至於

成人今且娶婦生子卽吾壻也子文昕善讀書孺人課其夜誦必以三鼓爲節自勤女紅以待之予往來吳會間過洪誼家劇談至夜分文昕一燈熒然書聲琅琅出戶外聽而樂之未嘗不心歎孺人之賢也乾隆丙午丁未間歲大歉邑四門設賑厥邑侯延洪誼主西廡事孺人質釵釧以附益之寒施棉衣以資貧人陰察其尤甚者給以錢親族有匱乏委曲周旋必濟而後已惟於僧尼妯姆之屬輒靳之節衣縮食內外樁柱故諸昆中獨洪誼家事爲殷而孺人之心力亦自此瘁矣臧獲輩遇之

常厚有家人某司田事多折閱方懼罪譴而孺人  
憐其老病無他腸不篤過之其忠厚待人大率類  
此體素弱常病失音去年患瘧不止轉增劇遂不  
起實戊午二月十五日也年五十一臨終神氣不  
亂惟以不克終事君姑爲恨語不及他孺人旣逝  
薛恭人哭之曰吾老矣安得復有此賢子婦耶華  
母年八十餘聞而慟曰昔吾女死壻所繼賢不啻  
如吾女焉今又棄我可若何聞者皆爲泣下

論曰孺人於吾婦爲從嫂每道孺人之賢云同輩  
中有虐其婢者箠楚無完膚婢亡命匿孺人家其

主索之惡堅不與擲朱提俾父母贖券以去嘗讀  
易坤爲布又爲吝嗇初疑布有分散之義與吝嗇  
反體地道者宜何從今觀孺人平時一以節儉爲  
主類吝嗇然及義所當爲卽不惜傾倒囊篋以行  
之至影質以時其緩惡然後知大易之理相反而  
適以相成也富貴閨閣凡金玉錦繡以佐其浮華  
之事無不至獨至施予之道則較量錙銖百求而  
不一應聞孺人之風可以媿矣

族姪女徐氏甥婦傳

嘉慶三年春族姪女徐氏甥婦沒於德清里中越  
一年將以某月日祔於廟甥子覺不忍死其婦書  
來乞傳以附家乘嗟乎微甥言子亦思有以傳之  
也吾姪女自在室以至爲婦舉所謂德言容功者  
皆加人一等然亦賢淑所應有未足以重吾姪女  
子所聞於姪女事父之孝至性有過人者又遭逢  
患難之中平日盡傷於心不可一日或釋憂愁鬱  
結以致促迫天年知其事者未嘗不悲其志也姪  
女生於粵西隨其父楚洲兄宦游四方歷湖北甘

肅諸省楚洲有女五人姪女行居四尤所鍾愛最  
後守大理始以字徐甥子覺贅於滇蓋自襁褓以  
來無一日離庭闈之側也又二年楚洲以甘肅監  
糧事牽連被逮家籍沒遠戍西安當此之時頭白  
纍臣 君門萬里素髻馬形影相弔荷戈敢  
望生還牽衣已爲死別深閨弱質不能跋涉山川  
扶持羈旅而況終遠之義女子有行白雲孤飛望  
而不見西向雪涕匪朝伊夕此亦極難堪之境矣  
歸後數年兄遽沒戍所訃至姪女痛不欲生靈輒  
遄返奔赴吳中盡哀盡禮自今殆無意於人世矣

蓋前此猶望雞竿之赦玉門之生入也旣以結轡  
之故愀無歡容又家貧姑老黽勉有無辛勤萬狀  
二十五而嫁四十五而卒二十年中大都皆憂患  
之日也時母沈恭人猶在堂僑寓吳門臨沒惟不  
得面其母與終於事姑以爲恨故沒而猶視予姊  
哭之慟親族老幼下及臧獲輩無不流涕有失聲  
者嗚呼其賢可知矣世爲湖之歸安人曾祖廷霖  
山東按察司副使祖亮廣東肇慶通判父春芳雲  
南大理府知府子旣忝族誼又屬戚黨聞之詳故  
舉其大如此若其事姑孝持家儉接宗黨以禮相



夫子以和教子女慈而嚴此固內外咸所稱道者  
故不爲縷述云

論曰先是十年姪女嘗邁危疾家人輩徇俗禱於  
東嶽神祠以乞壽至是病亟復禱如前病者未及  
知忽謂子女曰若輩毋妄求吾壽止三十五前蒙  
神惠已假十年神明可屢瀆乎明日遂卒夫以爲  
數有定耶則所求不當遽應以爲可增減耶復禱  
何以又不可得以姪女之孝且賢卽期頤宜非神  
所吝而乃僅止於此豈少者可求而多者不可求  
歟抑會逢其適而初無主宰於其間歟嘻是不可

得而知矣

簡松草堂文集卷二終